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宋書置之劉紫雲山  
我微雲塔院虛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二

增補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

嗣百丈

初遊天台逢一僧

與之言咲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  
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  
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  
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所汝



經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頌曰

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深和月過平沙

虛堂愚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掌樣平伎倆由來祇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石溪月

收黃蘗一日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

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

掌頌曰

象王蹴踏師子嚙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真天子不動干戈致太平

枯禪鏡

黃金殿上顯全機爭似揚眉瞬目時三度爪牙親弄處干戈中立太平基

東山源

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

北海心

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追濟北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知

石溪月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前際後際  
獨見太平寶劒拂開龍體現直至如今六國清

尼

開林英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

西巖惠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恨  
斷曉風吹雨過前溪

開極雲

增

黃蘗一日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  
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  
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聾師戴笠便行

頌

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龍門遠

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  
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  
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  
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頌曰

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  
應直教聾瞽也開聽

汾陽昭

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



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

五彩粧來掌上擎老胡剛爲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

祖須向金剛頂上行

保寧勇

不是心兮不是佛黃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

名天下衲僧跳不出

草堂清

捧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喚一聲剖出從前真面

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方

補裴公悟處絕詭訛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

活眼鋒鋦句裏罷干戈峯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

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溫堂深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諾去驢屎雜旃檀

西巖惠

土木形骸權號佛呼來喚去強名誰要知箇裏難安

立相國須當大姓裴

閑極雲

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

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甚麼却道無禪

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頌曰

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經

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雪竇顯

無師克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春已



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佛慧泉

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釣本欲釣鯤  
鯨誰知釣得跛鼈子

白雲端

黃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  
地誰是叢林有眼人

佛鑑勲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兮祇許知著肉汗衫如脫  
了方知棒喝誑愚癡

龍門遠

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疑堪咲河陽新婦  
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鼓山珪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

禪今日爲君注破了

徑山旦

續收象外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  
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

雪竇真宗

有禪無師真可咲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  
人墮却酒糟隨路倒

懶菴樞

荆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慧通旦

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或菴融

大冶烹金豈一途無星秤子定錙銖祇這無師成漏

逗扁舟已過洞庭湖

退菴奇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  
正夜深把手御街行

中菴空

國內無師眼最高分明拈起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  
血未免依前噇酒糟

喫菴隨盞

洞門無鑰劍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  
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

運菴巖

大唐國裏無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月林觀

大唐國裏無禪師噇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

禪天下無如黃蘗苦

杜翁銘

增

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關黎開田不易師

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

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

掩耳而去 頌曰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龍門遠

增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

嗣百丈

上堂曰山僧不

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



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玄覺云且道

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每日  
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頌曰

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風骨  
露水邊依舊石爛斑

虛堂愚

牧

大慈一日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  
以何爲體州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  
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咲師便歸方丈  
頌曰

以何爲體呵呵咲推倒當頭陷 虎機鳥帶香從花裏  
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心聞黃

牧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

嗣百八入

師一日訪茂源源

纔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此二  
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  
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尚不免  
諸方檢點 頌曰

主山高與案山低幾見雲開又合持彷彿暮樓堪對  
處兩峯相峙絕高低

絕像 臨金

廝撲欣逢是對頭拳來踢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

處鵲眼鷹睛莫可求

竹屋簡

收攝

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攙勢僧呵呵大咲拂袖出去師曰草賊

大敗 頌曰

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間漢草賊終來識不難

本覺一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

品南泉

師一日遊山

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

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頌曰

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

咄

雪竇顯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上方益

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飾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没法王才

佛鑑勲

窮盡不謾遊山空往回

本覺一



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秋露滴芙蕖

圓悟勤

芳草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遶畫梁

增補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頌曰

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卧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印空叟

增補

長沙因僧問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

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

確 頌曰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叅出聖凡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遶脚

大瀉秀

增補

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四海五湖皇化裏 頌曰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  
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  
膝泥

天童覺

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  
策著磕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  
踏著南山鼉鼻蛇驚起面南看北斗

佛鑑懃

一句舉揚宗旨事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  
話大地山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  
量岑大蟲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

蒙菴岳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  
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  
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  
曰得閒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  
處留與多才一首詩

死心新

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謾回首却登歸去  
路家家門下透長安

靈源清

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江  
印春曉流鶯是處啼

大洪遂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覲面難藏  
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禾山方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  
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慈受深

黃鶴樓中四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  
土風起長江湧浪花

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  
去勸君更上一層樓

黃龍震

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覲面若無精徹  
眼又隨船子下揚州

南華岳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  
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寶峯明

續

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爲甚

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爲甚麼長沙  
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  
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訴無人  
會惟有清風明月知

一天童覺

赤土纔將畫皴箕烏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却歸

月堂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蕭蕭月滿樓

訥堂思

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措大失平仄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蹤跡

心聞貴

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蹉過長沙覲面機知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

佛

性泰

百千諸佛問來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枝臨水最風流

懶菴樞

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總不知

涇菴尚

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狂蜂戀不休

湛堂深

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地頭

泥源密

秀才覓火和烟得長沙賣石著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禪價轉高

伊菴權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真消息覲面分明舉似伊

松源岳

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



去明月清風也咲人

掩室開

百千諸佛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長江千古自東流

天目禮

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取莫躊躇

石田薰

增

長沙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

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曾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頌曰

浮雲散盡月當空  
兔子懷胎產大蟲  
跳出風前弄牙爪  
至今撼動廣寒宮

曹源生

作者提持迥不同  
廣寒宮裏起清風  
一朝踏到雖然活  
已落他家陷穽中

掩室開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割茅刈草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頌曰

岑公拂袖播鴻機  
問佛人多作佛稀  
王主割茅親下手  
不能土上更加泥

汾陽昭

臺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閭浮  
境豈並諸侯寶印尊

投子青

簾幙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  
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雲蟲篆因

續收

巨岳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又手西  
天十萬迢迢古佛卽自己自己卽古佛珊瑚漱灩十  
洲春蟾蜍睽奪驪龍窟

圓悟勤

增收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  
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

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  
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回  
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  
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  
日荅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  
聞師亦默然 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仞磨今  
古折箭量天枉費工

佛印元

長沙似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  
滿園桃李

月堂昌



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  
依舊天明日杲杲南泉遷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  
奇也大奇雪裏誰能解辨梅

大圓智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  
蟲元來便是長沙虎

長靈卓

蘿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  
嚼只容衲子鶻崙吞

正堂翬

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  
空使行人說是非

佛鑑懃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

盡無處堪尋向上機

板子舒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

石溪月

增改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

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  
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  
示偈曰誰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踈親湖南城裏從來  
事米賤柴多足四鄰

保寧勇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體全真清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

一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道湖南好養民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杯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保寧勇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謾道承恩

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疎山常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

嗣南泉

師住子湖院於

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

叅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嗥嗥 頌曰

子湖堂上絕人行只爲堂前狗子寧見影聞聲心膽

懾當頭寧免喪殘生

正覺逸

子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

見當頭咬殺喪平生

佛國白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龍門遠

續子湖狗子劒戟牙齒虎豹遭傷象龍被耻外道天魔望風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弧矢

南堂典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顏如如

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

急著眼看

浙翁瑛

增

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

僧曰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

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 頌曰

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撿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立收拾歸來一伎無

月坡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

嗣南泉

問僧曰闍黎爲復是

游山翫水爲復是問道叅禪曰和尚試道看師

曰雕蛭鏤蛤不滲之泥勞君遠至曰渾身是鐵

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 頌曰

杖藜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

綠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似霜踏破草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保寧易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  
池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  
清只一度

佛鑑勲

增

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

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和尚莫  
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頌曰

虛空是橛幾人諳獨有靈虛最善叅潦倒茱萸雖倚  
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本覺

增

收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嗣南泉

常曰快活快活及

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  
恁麼地師舉枕头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  
對

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頌曰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莽鹵鹵

咄地藏恩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头時新羅夜打鼓

寶峯照

圓照本

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嗣南泉

初叅南泉問云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

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

雪竇二云草裏漢

師

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

雪竇二云

上加霜

師又問如何是珠

雪竇二云險

泉召師祖

師應諾泉云你不會我語師信入

雪竇云百

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賓主

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

也是龍頭蛇尾漢

頌曰

問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莫錯舉

神鼎誦

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  
下不知身在水晶宮

佛慧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便  
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  
明眼衲僧莫鹵莽

天童覺

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罔象得之猶特  
地回光返照便甘休

海印

續蒼鷹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  
來不往來草裏漫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

長珊瑚

圓悟勤

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  
閒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遜卷演

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燦太虛大地衆生同受  
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松源岳

一顆玄珠不昧歷劫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癡日逐  
伶俚羣隊南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  
拈來對面一槌打破

普菴玉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或稱侍御或稱中丞

見南

泉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

如今擬鑄作一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

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頌曰

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  
貴他王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

王

覺逸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

真如語

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黃龍震

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  
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

龍門遠



收編

南泉道得拈出片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

有玉淨無瑕堪與大夫爲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  
卧未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明  
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鑑勸

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兩檜蕭蕭風松瑟  
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石菴詔

大夫鐫石意彌高王老無端教壞他裂破重關行活  
路一天風月照娑婆

掩室開

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簡翁集

坐卧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  
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閑枕雲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

濃鳥啣花落崑前路

諾菴摩

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

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  
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雪竇顯

舉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峨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觀著

勝堂心

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白雲端

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圓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

保寧勇

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顛預南泉指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

死心新

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離披不離披有誰知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上方菴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灼然根

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起悠悠陸大夫

圓悟勤

南泉瀝膽爲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聞待鬼直須騎鶴上青雲

佛鑑勲

孰云天地與同根事見爭如理見親一檻庭花渾已物滿天風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憐陸亘大夫對面埋沒家珍

佛燈珣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似等閒花發夢中春

鼓山珪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亾家無陰陽處花重



發玉本無瑕似有瑕

徑山呆

續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怵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真淨文

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

照堂一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叢南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

心聞貢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閒芳遮藏不許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正堂辯

堪笑當年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

夢爭得雙眸翳盡除

懶菴需

未曾脚下分泥水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蝴蝶夢不知辜負洛陽春

肯堂克

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雪菴謹

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

天目禮

裁書擬欲扣天闥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

虛堂愚

天地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爲賤南泉

老笑指庭花換眼睛

無隱鑑

陸亘回珠轉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

流鶯一聲

南巖勝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

處引得黃鶯下柳條

南巖勝

收增

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曰還有

眷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曰玉殿苔

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正位 頌曰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

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石帆衍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

力風暖歌聲落野鉏

石林錄

收增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

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 頌曰

大悲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快

便從茲六國絕煙塵

野菴璇

收增

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

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

到處世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頌

曰



馬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削六合彼中  
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總成就脫略窠臼還滲漏

月堂昌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金壇居士于士贅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六卷

豫章沙彌德

定對長洲徐普書 溧水端繼慧刻

萬曆丙申季冬

王顯蒼主五不畧四不無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三

南嶽下前三世之餘

增 池州甘贄行者

見南泉

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

蘄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

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颺便將出去須臾

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

行颺 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  
對鴛鴦畫不成

松源岳

拋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髑髏肝膽  
外摩醯頂上復重明

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  
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  
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  
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鏝盡穿無煮  
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汾陽昭

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佛衆僧前狸奴典座言歸  
去當時鍋鏝一時穿

慈明圓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中杖子擊來何處  
去悠悠千古永無蹤

保寧勇

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誦訛狸奴白牯無尋  
處枉使厨頭打破鍋

佛國白

異路相逢句已酬閒吹羌管向汀洲漁人貪顧沙頭  
鷺不覺扁舟逐浪流

雪峯頌

財施無窮法施多爲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  
拜撩撥南泉打破鍋

張無盡



特來設粥誇英俊那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  
拙狸奴白牯一齊收

疎山如

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閬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  
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湛堂準

狸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破鍋雖然佛法無多  
子天下叢林不奈何

鼓山珪

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  
過明明歷歷不顛顛

徑山杲

收續甘贄設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贄施功報去始將鍋  
打破也知賊過後張弓

海印信

甘贄設粥念摩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  
斷任教四海動干戈

照堂一

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  
一場因果二人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煮  
粥別無巧只要頻頻攪

圓悟勤

太平自來不打諸人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  
鍋是鐵作君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鏹

佛鑑勤

甘贄設白粥南泉費鹽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菴體

針鋒相揆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莫謂當年輕放

過大都有罪不重科

笑翁堪

甘贅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請訛更有些兒  
好笑明朝餓殺禪和

雪菴謹

設粥殷勤請念誦白槌各爲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  
滿復去厨頭打破鍋

橫川世

行者失却眼南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

南巖勝

六祖下第四世之四

清源下第三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嗣天皇悟

師未出家時爲

餅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

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

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

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汾陽昭

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

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白雲端

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

餌引得金龍上直鉤

佛國白

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



擘破渾崙留與後人看

無準範

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當下得心灰

橫川珙

增

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

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

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頌曰

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白雲端

據欵結案得失過半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行食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

月宮田日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嗣藥山

因僧問如何是

和尚深深處

或云深深密密意

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

謝子遠來無可招待 頌曰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

事回惠東園一顆桃

投子青

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鋦豈得圓撥動少林關候  
子誰知別是一堂天

成枯木

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開深深密密親分  
付莫道寶山空手回

疎山如

續收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  
哉

無準範

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  
飲如此一天風月何

東叟穎

瑞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

瑞

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  
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  
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  
堂泉便歸方丈師復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  
甚不抵對和尚師曰你不妨伶俐巖不薦却問  
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抵對和尚某甲不會  
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頌



曰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真金無辨  
別不須疑慮更切切

汾陽昭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  
掬寒松那棄白雲封

投子青

增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

甚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  
久却問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  
霜於此有省 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重詢擬進歸方

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霞淳

增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

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掛角羚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丹霞淳

增

道吾因瀉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

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  
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頌曰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

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亾而壽全起威音之前  
獨步劫空之後成乎也天蓋地擎運轉也鳥飛兔走

天童覺

增

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褌把吉撩棒在三門前  
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  
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  
見謊訛生鐵一團無縫罅

尼無著總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

塘秋水深

潛菴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菴菴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嗣藥山

因道吾問大悲千

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  
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

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

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此依五燈會元所載

按傳燈錄乃曰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

枕头作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作麼

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當據傳燈錄爲正聯燈

與舊頌古聯珠所載皆作雲巖問道吾

二云二云恐



非頌曰

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六合雲  
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垤兮忽生那箇毫釐兮未  
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

寶顯

雪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  
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徧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  
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天童覺

弟應兄呼豈偶然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  
會拾得寒山笑揭天

大洪預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  
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牀頭枕翻身嫌夜長

京北府大寧璉

續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  
持右擎楊柳捏聚放開烏飛兔走

大洪恩

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枕头徧身通身起來盡受  
奴驅婢使君不見認著牛迹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  
得時依前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

月堂昌

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爲一味毫端湧出須彌盧  
芥子吸竭滄溟水十虛吞爍正眼寥廓照用同時人  
境俱奪棒頭喝下錯承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  
是水兮山是山切忌無繩而自縛

圓悟勤

大悲菩薩千手眼如人背手摸枕頭胡孫跳出布袋  
口不妨隨處逞風流

懶菴樞

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洩却戾拽來露出猛風吹  
誰教背手摸枕头復打三棒

無菴全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  
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

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聞云正是第  
二月 頌曰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收象骨巖前弄蛇  
手兒時作處老知羞

天童覺

增補

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師問藥山曰如何  
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師  
曰某甲特爲此事歸山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  
在方丈外聞師不薦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却下  
來問師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  
爲某甲說吾便低頭 頌曰



饑食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  
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丹霞淳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  
便好埋却 頌曰

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人間道遙快樂切忌思量  
涉路途不勞彈指開樓閣

普菴玉

增收

雲巖因藥山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  
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  
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  
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

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  
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頌曰

毛嫵金毛師子旃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  
全一出六出眉趂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千  
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

咄

雪竇顯

放出金毛師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牙全露直須  
自把繩頭

懶菴樞

增收

雲巖初叅百丈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  
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

一句子百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  
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  
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  
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  
也不除 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  
曲暨蹉胡家一韻長

投子青

通旨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餅爲甚麼心  
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華冠意旨  
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虔

紙史大藏經卷一

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  
上之言 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珊價莫論迥古輪王全意  
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霞淳

增補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嗣藥山

洞山與密師伯到

叅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  
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  
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幕在師曰  
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  
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



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山曰太尊貴  
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頌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傭正  
坐出門尤懶下塔行

丹霞淳

枯木巖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峯  
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癡痕萬古寒潭攪不  
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自得暉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袖辨諸訛依前還自舉  
還自舉栢巖堂上雨花雨

月菴果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嗣藥山 師印心於藥

山與道吾雲巖爲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  
性踈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  
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  
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  
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  
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  
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  
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  
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  
無卓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

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  
卽不似師曰不似侶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  
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  
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  
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  
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  
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  
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

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投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蘭橈數拄徒開  
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鈎怪哉當面觸鼈頭微茫一噴朦朧  
雨萬壑千溪水逆流

保寧男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身何脫  
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迹昱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



道笑倚蘭橈自點頭

張無盡

鷺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

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徑山杲

續

白雲檻外思悠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

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丹霞淳

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鱗幾多逐浪迷源

者誰識清波意自殊

枯木成

離鈎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蓬底月明載歸

去劫前風韻落誰家

真敬了

離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全腕

力朱涇無復水重波

竟陵海首座

渺渺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何

道便有金鱗暗點頭

尼無著總

一橈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爲夾山輕放

過至今四海錯流通

別峯印

一橈打著這瞎漢堪咲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

波颯浪拏雲猶是鈍

圓極峯

一橈劈腦沒遮攔大海波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

指誰知總被祖師謾

密菴桀

離鈎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

水至今長暎夕陽斜

孤雲權

三寸離鉤械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  
付要在渠儂自點頭

無繫派

夾嶠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言  
說水闊山遙恨轉深

浙翁琰

了無錐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  
手至今賺殺一船人

笑翁堪

合頭著語酬船子恰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橈下通明  
徹也是華亭破漏船

蘇臺歸

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

上鐵鑄船橈奈汝何

南叟莪

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仃闍黎上直鉤劈口一橈空宇  
宙遠山疊疊水悠悠

葛廬覃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於橈下  
喪細思成敗是蕭何

末宗本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你且耐煩撐破船

清溪徹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  
踪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  
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饅頭



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毋令斷絕山乃辭行頻  
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曰汝  
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頌曰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  
者烟波江上使人愁

照覺總

蓼夾蘆花碧海秋錦鱗躍浪上金鈎目前無法回頭  
看踏覆船來得自由

羅漢南

續收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瞪尚踟躕漁舟覆却無  
踪跡落日秋風戰荻蘆

佛陀遜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

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賸堂遠

鷲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千古風流  
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佛照光

撥透機先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悠  
悠直入千峯不轉頭

水菴一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磨還自  
照淡煙和露濕秋光

沒踪跡處莫藏身看來端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  
橛棒頭敲出玉麒麟

圓極岑

明鏡當臺一椎打破東魯西秦無可不可

肯堂充

一橈劈口虚空破三點驢頭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  
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

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驀口一橈猶未  
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松源岳

臭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纔犯鐵輪隨雨散雲收明月  
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永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解空觀

散席迢迢到海涯點頭橈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  
在月冷漁歌落釣磯

天目禮

一下蘭橈鷺口鞭大洋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

許風滿長空月滿船

蒙菴聰

稱意金鱗一上鈎華亭江水合西流鈎船盡底掀翻

了惱亂春風卒未休

朴翁鉉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僞和真諄諄教誡癡兒

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虛堂愚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反船

西巖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  
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



松釵一徑爭拋擲

東谷光

藥山高沙彌

嗣藥山

因藥山問曰見說長安甚

鬧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誰說

山曰汝從看經得

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

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

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

頌曰

撞破虚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

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戒枯木

興亾虛去又虛來爲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看藥山山曰你來

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

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

師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笳不犯宮商

曲玉笛橫時劫外吹

丹霞淳

鼎州李翱刺史

見藥山

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

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

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

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

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  
水在瓶李忻懽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  
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汾陽問你幽魂  
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昭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  
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僊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  
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  
露天門玉女不曾畱 京兆府天寧璉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天故國要歸歸便  
得離亭雲月渡頭船 白楊順

續收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禪扉再四垂慈猶  
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洞山聰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君富貴百千  
般爭似儂家窮的的 大洪恩

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  
弁山肝



雲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膽向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北海心

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惑渠謾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

天目禮

撥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草窠

毒菴常

卽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西巖惠

增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

嗣丹霞

一日在法堂內

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

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

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躁根曰時至根苗

自生 頌曰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

薦惡水重將更潑誰

水菴一

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擡眸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

反成漏泄時至須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

投

子昂

增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

嗣丹霞

因僧參人事了

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

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  
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  
出師曰鳥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  
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咲呵呵  
此土西天未曾有 佛鑑勲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  
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 大圓智

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  
是鰕跳不出斗 石溪月

增

收 僊天禪師

或作天仙嗣  
潭州大川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

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  
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  
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  
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  
平生也 頌曰

有客訪師纔入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  
咎善始全終誠罕聞 本覺一

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  
斷將軍歸去合封侯 絕象鑑金



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眉毛  
好免使全身落草中

竹屋簫

收增

僊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哂却卽閒苦  
死覓箇膈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  
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  
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  
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頌曰

將軍帳上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磋蛇尾龍頭弓劍  
折山藤三十未爲多

本覺一

收增

馬頰山本空禪師

嗣大顛

因僧問去却卽今言

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  
曰卽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卽迷源  
曰如何卽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  
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  
聖如幻如夢 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  
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  
下名言山僧重爲別過乃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  
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處紅

塗生畫策

收攝本空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侍娘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頌

曰

叅禪學道莫匆匆動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清信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

南堂與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嗣大顛 因問大顛不用指

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頌曰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圓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金壇居士于樹勳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七卷  
 定對長洲徐氏刻  
 萬曆丙申孟冬月某氏刻  
 壽禪寺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五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一

增補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嗣南泉師初謁南泉泉

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

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

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

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

中童子面前人

顏如如

試問如何是主人進前叉手敘寒溫但知北極羣星拱不見黃河徹底渾

寶葉源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  
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

雲峯悅

欲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卽加鞭  
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卽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

佛鑑勸

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  
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  
了喚來眼上與安眉

鼓山註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  
一回舉著一回新

徑山永

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



是道平常不住道方玄

本覺一

白日遲遲芳花菲菲白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  
人迹稀南泉也落第二機

慈受深

礙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圾教  
室癡穩聊且勸三盃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辨

劫灰

月堂昌

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市四海一家解却粘去  
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  
從龍

圓悟勤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浮雲掩斷千人

目見得嫦娥面者稀

龍門遠

向道平常心是道斬丁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  
量連累兒孫入荒草業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

價寶

大瀉智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

曉金鷄啼在不萌枝

尺菴鑒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有九十  
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雪菴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無門開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

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

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

拽脫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

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保寧勇

出窟金毛奪父機同聲哮吼衆狐疑三更窓月如清

晝誰敢重來弄嶮巇

寶峯祥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

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鼓山珙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徑山泉

續

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

燕受文

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著人苗

稼何必南泉對趙州

照堂

戴角擎頭咲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底人何處

去春來依舊百花香

洽父川

掣開金殿鎖撞碎玉樓鐘食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

木菴二水

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

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

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



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  
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保寧勇

古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爲不等閑拄杖靠來斜倚  
壁輕如毫髮重如山

佛鑑懃

茶更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  
年拄杖至今猶倚壁

鼓山珪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  
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徑山杲

秋續趙州有語標庭栢今古叢林光烜赫若到茱萸堂

上行到底反成箇老賊

地藏恩

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洄瀟袞沸靠却拄杖  
囉囉哩哩

文殊道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

典牛游

趙州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觀西觀了拄杖便靠壁  
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

楚安方

平地鼓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

無際派

增收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

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頌

曰

橫曾抱腹藏龍種剖膽剗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

汾陽昭

咄這老竭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

海印信

丫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

佛鑑觀

收贈趙州因僧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抵對師曰鹽貴米賤

頌曰

鹽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

懶菴需

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佛慧泉

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保寧勇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



自摘楊花

天童習

三千里外兩重關  
衲子紛紛過者難  
回首石橋南北路  
楊花風散雪漫漫

普融平

有佛處不得住  
生鐵秤鎚被蟲蛀  
無佛處急走過  
撞著嵩山破竈墮  
三千里外莫錯舉  
兩箇石人相耳語  
恁麼則不去也  
此話已行徧天下  
摘楊花摘楊花  
噉摩呢嚩哩吽  
噯吒

徑山杲

續摘楊花摘楊花  
打鼓弄琵琶  
昨日栽茄子  
今日種冬瓜

訥堂思

有佛處不得住  
春風蕩蕩飛楊絮  
無佛處急走過一

葉漁舟江面破  
林裏鳥鵲去又來  
園中桃李開還謝  
舜若多神相太空  
無目仙人逢暗夜

白楊順

鐵山崩倒壓銀山  
盤走珠兮珠走盤  
密把鴛鴦閒綉

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松源岳

有佛無佛不得住  
三千里外無憑據  
趙州贏得口皮光  
却是這僧知落處

虛堂愚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  
是否師曰鎮

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當初得法緣  
不言東土及西天  
鎮州有菜名蘿  
蔔濟却飢瘡幾萬年

汾陽昭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  
雪竇顯

鴿白鳥黑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鎮州蘿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孰謂當時人獨  
正覺逸

受至今更是好充飢  
陶潛彭澤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侶晚來江上

望數峯蒼翠屬漁家

海印信

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商量紹祖宗  
佛慧泉

力滿園留得過深冬

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分曉衲僧多是渾淪  
吞子細得他滋味少  
白雲端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聞提人不

信一枚秤得重三斤

保寧重

鎮州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覆

藏逢人直露真消息

長靈卓

趙州古佛尚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

齧齒間蹉過老南泉

文殊道

叅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

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徑山杲

續趙老機關沒淺深鎮州蘿蔔接叢林過後思量也  
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  
大瀉智



鎮州出大羅葡萄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勒東院西邊有趙州

鼓山珪

青出於藍冰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

或菴體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石菴瑤

親見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

野雲南

增補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昇

石菴瑤

增補趙州因叅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

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構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佛鑑勸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  
出離婁眼裏睛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  
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

瞻堂遠

收補

趙州示衆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括

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  
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  
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收補

趙州因大衆晚叅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  
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

玉却引得箇墜子 法眼問覺錢黻先師意作  
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  
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  
也 頌曰

探竿影草幾人知正似將軍一面旗斬將安營都在  
我倒騎錢馬上須彌

慈受深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答話拋磚引  
墜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  
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

圓悟勤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



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 神光照天地 立雪如未休 何人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 人來訪子胡 牌中數箇字 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 常思破竈墮 杖子忽擊著 方知孤負我

雪手寶顯

併却泥佛 金木佛 趙州放出遼天鵲 東西南北謾擡  
頭 萬里重雲只一突

白雲端

泥佛不度水 法華前陣曾止止 君之退步若叅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 海上江山入畫圖 千  
手大悲徒著力 却慚舜若眼眉巖 木佛不度火 多

口阿師曾議過 限刀避箭不堪論 無限英雄又蹉過

大瀉秀

金佛木佛 泥佛度爐 度水度火 盡入趙州紅爐烈燄  
光中 鍛過一聲白雪 陽春萬古無人能和

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 顧陸丹青難狀 趙州眼目精明 覷見

心肝五臟

徑山杲

續木佛不度火 甘露臺前逢達磨 惆悵洛陽人未來

面壁九年空冷坐 金佛不度爐 坐嘆勞生走道途

不向華山圖上看 豈知潘闋倒騎驢 泥佛不度水

一道靈光照天地 堪羨玄沙老古錐 不要南山要鼈

鼻

三聖昌

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  
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洽父川

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花酒客大醉幾人扶  
木佛不度火大士無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  
泥佛不度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咬不破  
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眞佛屋裏坐趙州言是禍  
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常菴崇

金佛不度爐圓光爍太虛直下便薦得不用更躊躇  
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亘天紅舍利無一顆  
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箸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  
眞佛內裏坐趙州休話墮靦面便承當擡眸卽蹉過  
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擲過閭浮更說眞佛在內無端  
已被塗糊

尼無著總

眞佛屋裏坐開口成話墮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

月林觀

泥佛金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  
將眞佛強塗糊

天目禮



增補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  
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

曰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會趙州

指錢打心肝也斷腸

慈受深

兜羅綿樣硬贅頭河北風流老趙州賊處著鹽淡添

水軒頭一笑更無休

正堂辯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

眼未免當頭蹉過他

高峯妙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

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

恰好 頌曰

僧去閩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歸何

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汾陽昭

聞說閩中兵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

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正覺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

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佛慧泉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

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

磨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  
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  
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  
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  
會來往草鞋徹底穿 分陽昭

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  
四海悠悠 慈明圓

靈龜未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下人路頭問破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瞋 投子青

趙州作者勘婆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  
劍掃盡烟塵總是他 佛印元

僧問遊臺路婆婆直指不誤雖然徑直言奈緣多恁去  
趙州勘破歸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收山岳露  
浮山遠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  
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黃龍南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誰  
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趙州勘破老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叅學



者剛於岐路走如烟

淨照臻

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

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雲峯悅

昔日趙州爲主將老婆戰罷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瀉秀

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勘破老婆回首

日長江依舊向東流

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硯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了趙州跡少人知

白雲端

何事趙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家聲高空有月千門

閑大道無人獨自行

保寧勇

趙州一勘老婆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猶未薦臺山從此長荆榛

照覺總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婆子被伊勘破了

眞淨文

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

景福順

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眼補陀人也是大

蟲看水磨

雲居祐

趙州勘破事非眞走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

處一回舉首一回新

地藏恩

臺山路上婆往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

雲蓋智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預可憐眼裏無筋

骨却把時人一樣看

佛國白

撥動烟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遊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

後四海五湖同一家

草堂清

驀直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

礙未透金塵終是麤

三祖宗

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

問不知駑馬是龍駒

上方益

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道玄關人不

曉趙州特地斷諸訛

雲溪恭

叢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錢關曾粉

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真如詰

驀直去驀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

獨步

兜率悅

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今五湖四海剛被



3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勸婆話迷

圓通 僊

臺山有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勸

破舌頭無骨奈渠何

枯木成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

後四海行人賀太平

普融 平

五臺山路入嵯峨驀直饒聲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

漢歸來道我勸婆婆

張無盡 盡

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臥金牛臺山今古行人

口笑飲清風味轉幽

長靈 卓

兩重問答絕諸訛趙老於中却勸婆若不全身探虎

穴安能徹底驗仙陀

禾山 方

趙州親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這老婆子踪跡少人知

佛心 才

燕趙當年有一僧干戈叢裏等閒行定亂不携三尺

劍至今天下絕攙搶

寶峯 祥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求變

化風雷只在葛洪家

晏古 佛

趙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

寂至今猶未絕諸訛

少林 通

臺山路上老婆禪驀直教人好進前須得趙州親勸

破從茲四海路平然

雲蓋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  
昂頭掉臂總閒閒總閒閒遂府出鉢盂

湛堂準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寬智者  
愚人之患

疎山常

臺山古路是人遊箇箇尋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纔勘  
破寥寥千古使人愁

疎山如

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捲寨  
廓四方八面少知音

佛智裕

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風滿大唐

高菴悟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  
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徑山杲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痒

鼓山珪

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親到來勘破老婆回首  
處從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方

續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獸一拳打破扶  
來國杲日當空照九垓

西蜀廣道者

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州無柄錢掃  
帚掃蕩烟塵空索索

石頭回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這回  
緊閉門戶

戲魚靜

二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  
婆子勘破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面當機疾  
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叅透趙州關

圓悟勤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圖  
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直  
錢

天童覺

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大妄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麤

無你會處稽首趙州大法王三

典牛游

大用全提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  
處草偃風行無處尋

南堂頤

二

趙州老子爛泥裏刺勘破老婆叢林受賜

婆婆不在五臺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驀直坦然今古  
路區區却過趙州關

雪竇宗

臺山路驀直去趙老見婆無別語勘破回來知不知  
莫信閑人說是非

治父川

三月春光上國遊祥雲瑞氣瑣龍樓親從宣德門前  
過更問行人覓汴州

文殊道

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勘破有諸說解使不由家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

訥堂思

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迦菴演

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雕不易騎

明大禪

四海同一家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了有理向誰說

莊菴頌

踞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衲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髑髏即便休

尼無著總

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

密菴傑

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

平人瞌睡

妙慧尼淨智

趙州勘婆百發百中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佛照光

村婆暴富誑謊間閭趙州賣俏矢上加尖

或菴體

驀直驀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蒙菴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



聞更無一滴到黃河

無準範

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謾我不得

文殊業

趙州言勘破心頭打額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讎

野雲南

增

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開

頌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斗  
孤雲野鶴阿呵呵

雲蓋智

增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

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

別云我不如你 頌曰

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欏

老衲證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

息南海波斯過大唐

野菴璇

增

趙州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

却下禪牀轉一币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

半藏 頌曰

走下禪牀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  
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慈受深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箭紅心心裏  
中紅心驚得須彌頭倒旋

正堂辯

趙州一市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爲人天開正  
眼大千沙界一毫收

足菴鑒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牀遶一遭背面却言虧一

半老婆惡業自家招

天目禮

趙州劒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  
扶好手手中誇好手

發六菴藏

增趙州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  
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又起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  
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  
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  
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  
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  
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頌

曰

我喚作火汝卽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楊無爲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吳江居士沈令謨 休寧程可銘 嘉興王大  
用 杭州沈友文 桐鄉孫光韶 孫忠孫懋  
孫曉 余助 馬讓 共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八卷 豫章沙彌  
震對 長洲余書 進賢萬鏢刻  
萬曆丙申仲冬經山真聖萬壽禪寺鐵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六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二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

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 頌

曰

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犁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

路鬱密稠林是眼睛

汾陽昭

庭前栢樹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敷三歲兒童皆念  
得八十翁翁會也無

浮山遠

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慈明圓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  
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雪竇顯

二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壁秦主相如總喪身

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

示反令平地下針錐

雲峯悅

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  
解須知獨樹不成林

黃龍南

三

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  
地禪者休於格外尋

萬木隨時有彫喪趙州庭栢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  
節幾奏清音對月明

趙州全不犯工夫覲面寧存細與麤重疊示君君不  
見庭前栢樹本來無

堯率悅

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



節下載清風何日休

正覺逸

趙州庭前栢三冬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下透長安

天公懷

人問庭前栢予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梅花拆

海印信

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酬皮下若有血官差不自由

翠岩殿真

青青庭栢何年植祖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  
劫靈苗無影不凋秋

照覺總

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

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眞淨文

趙州庭栢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不得

野軒遵

庭前栢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趙州明年更有新條  
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保寧勇

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覷  
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楊無爲

趙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  
求盤根萬古終無極

大瀉秀

眞箇怪時方識怪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曾西來  
旨只看青青栢在庭

佛國白

羚羊掛角絕狐疑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  
會杲天紅日夜長輝

羅漢南

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  
意喧喧啼鳥噪禪居

三祖宗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輝浮雲掩斷千人  
目得見姮娥面者稀

佛鑑勲

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收日月明  
湛堂準

青青庭栢指西來趙老門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  
意誰把靈根著處栽

佛燈珣

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他射虎不真徒沒  
羽至今天下有諸訛

疎山如

續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栢老倒  
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觀音作胡客  
五祖戒

趙州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琅邪覺

趙州庭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五古真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瞞蒼成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祖長長出不  
得千古萬古只如今

南堂典

打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灘

崇覺空

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佛日才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  
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正堂辯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

龍牙言

庭前栢樹子分明向君舉大雪滿長安燈籠吞佛祖

滌生圭毋策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壓香

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

晴堂遠

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

跳松蘿亮隔笑掀騰

天童淨

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竇八布衫穿矛山解打鼓

石菴昭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庭栢洗脚上船

退菴奇

附增

清涼法眼禪師舉栢樹子話問覺鍊黃承聞趙

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眼曰真師子兒 頌曰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佛印元

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詢趙州令人長憶清涼

老一句當年喚轉頭

大薦秀

新羅鷄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悞不去趙州庭栢一何

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白雲端

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庭株昇元大小清涼

老未曾先師此語無

正覺遠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

在相逢空愛白公詩

大洪遂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

真淨文

續收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

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

下去市地清風隨步履

慧通旦

趙州庭前栢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謫先

師覺公心苦口如蜜

雪堂行



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反筋斗

正堂辯

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

文殊道

一人背手抽金鏃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競頭看果然一鴈落寒空

已菴深

附增

葉縣省和尚因僧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

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頌曰

庭前栢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

簷頭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普天市地成狼籍

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  
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扃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鏃子  
去

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踏趙州關賺他一隻破鉢  
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正覺逸

石橋一路滑如苔聞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  
去幾人曾到雪峯來

佛慧泉

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鉢子何人識趙  
州放行底事須綿密

海印信

大地是眼何處扃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鉢子  
去方得此語圓堵塢

鼓山珪

收續大地是眼沒處扃衲僧到此便聲訛須知別有安  
身訣會得安身事更多

咄

鉢子安著在甚麼處

照

堂一

雪峯何處扃趙州寄鉢子沙門一隻眼狼籍乃如此  
阿呵呵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

別峯印

大地一隻眼誰敢扃其中鉢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

橫川珙

增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

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頌曰

蒙頭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酸酸紅若謂平常便無  
事須防豆爆冷灰中

心開黃

無賓主話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挂



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石田薰

增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這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  
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  
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麼不在明白裏  
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

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  
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  
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雪竇顯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椎眼

如眉涉語默絃憐夔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則却一  
雙足

圓悟勤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嗟我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  
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隨菴緣

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鴟黑烏白纔有是非  
還護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  
頌青青麥

月堂昌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  
線一串穿來不剩星

無菴全

增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

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

頌曰

象王嘯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  
鳥飛兔走

雪竇顯

分踈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  
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白雲端

五年分踈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  
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  
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天童覺

五年分踈不下往往反成話禰須知至道無難於此

誰知縫罅

佛鑑勲

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鉤至道無難  
惟嫌揀擇五年分踈太隔脉東海鯉魚多赤梢南山  
大蟲有白額

月堂昌

風雨濛濛烏雲變變鼯鼠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

龍王不在

咄

默堂定

天高地厚尋常事海闊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  
窟獨携霜劍定乾坤

無菴全

收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  
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



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嘯蟻撼於鏤  
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雪竇顯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蟇無出  
路却冤天道不平勻

白雲端

金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修羅喪膽  
外道亡魂含靈蠢動莫不沾恩

佛鑑勲

當門一脉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  
措金鎚擊碎萬重關

無菴全

僧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  
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  
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雪竇顯

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  
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白雲端

針線工夫妙入神公情接意一何親太平胡越無疆  
界誰是南人與北人

佛鑑勲

紫綾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罅不能

無爭奈時人見不見

龍門遠

日暖風和鶯囀新柳垂金線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點花紅一點春

無菴全

增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

問這箇道師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

透長安 頌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關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遙君任通

投子青

趙老家風不熟謾問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水菴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松源岳

增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頌曰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

菊堂興

漱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信根頭有茯苓

南叟菴

道人相見問如何舉手寒溫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洞庭波

石田菴



增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

處處開 頌曰

爭似春風處處開花開花落豈相關白雲自在猶難  
佛印元

增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

師意便是教意 頌曰

波斯讀梵字冥窰人作詩烏頭彷彿附子依稀竹密  
湛堂準

趙州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  
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

一摑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草鞋歸去  
佛鑑懃

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天子居鬧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  
巡火所由 鼓山珪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徑山杲

續鑽頭鬧藍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  
蒙菴聰

好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增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

毛 頌曰

九年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  
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投子青

增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

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  
驢曹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  
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  
果子來

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獵獵卷秋風邊庭不用深深  
入勒馬歸來却有功

慈受深

趙州老古錐家風繼金粟文遠小厮兒窟中師子屬

共撫無絃琴同唱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  
田督爾生荆棘赤脚漢趂兔著靴人喫肉

南堂與

增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

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

裏底

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  
識菴摩羅果信虛傳

保寧勇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  
底剗盡茫茫眼裏花

雪堂行

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



清稽首拜手元是你

月林觀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

蒙菴聰

趙州因學人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頌曰

牀窄先臥粥稀後坐濟濟鏘鏘瀟瀟灑灑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禪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白雲端

粥了令教洗鉢盂麤心往往更心麤直饒到此分明  
了也是平生不丈夫

佛性遜

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手云蓋智

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

三祖宗二

乍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游人不見歸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逆

粥了尋常洗鉢孟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爲大丈夫

雲居祇

喫粥了洗鉢孟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衆三十年記得展單忘却筋

楊無爲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

東村王大姐

湛堂準

粥了令教洗鉢孟趙州此語不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慈受深

粥了令教洗鉢孟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叅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天童覺

乍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孟洗了相逢著又得濃烹一椀茶

長靈卓

大隱居屢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誰解回頭子細看

草堂清

叢林乍入問來由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開福寧

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處等閑推出玉麒麟

佛性泰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護國元



續收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具直下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

保寧勇

喫粥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孟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孰爲儔把斷要津水逆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船子下揚州

龍門遠

趙州指示洗鉢孟衲子奔馳枉費工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聾

南堂典

喫粥了也洗鉢孟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地思量著點鐵成金舉世無

月林觀

十方通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狐兔潛蹤

尼無著總

粥了令教洗鉢孟鐵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便截海須還大丈夫

密菴傑

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拈出鉢孟令去洗行盡千山與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赫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挂在虛空長靈室內展脚睡

文殊道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我馳驅到家中猶罵晉不知醒後又如何

且菴仁

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無門開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

只將乍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切切

橫川瑛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約師

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

曰度驢度馬

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

迹誰人敢向御街行

北塔所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

老解云劈箭亦徒勞

雪竇顯

我愛趙州對楊瀟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碧眼胡僧  
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地藏思

異類渠行李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

京兆府天寧璉

收續長鯨已壓浪頭飛跛鰲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

解會綠楊影裏路東西

地藏思

趙州石橋只見畧約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

在富全貧當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

月堂旦白

收增趙州聞沙彌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

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鼓

山莊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驢逐塊

徑山杲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  
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  
師曰爲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  
曰知而故犯 頌曰

大用全機得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

大從此時時憶趙州

佛印云

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  
色惑爲機智競躊躇

圓通秀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  
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普融平

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  
狗夜深無故吠虛堂

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  
去空使流光暗度秋

成枯木

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拗折

無星秤火熱水面紅椒從空裏釘肯類盲龜嚼死蛇  
一對牙關緊咬定

正覺逆

趙州古佛言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壁更有布衫  
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

地藏恩

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挂葫蘆薄霧輕烟留不  
住扁舟已過洞庭湖

瞎堂遠

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  
鐵破雙關業識依前還作狗

本覺一

狗子佛性有毘盧愛飲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  
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酪酊胡言漢語罵妻奴

正

堂辯

無直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  
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

石菴詔

狗子佛性無所額路上逢子湖業識性在遭一口大  
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  
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

無菴全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

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頌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眞淨文

趙州露刀劒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

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嗟喋無限尋聲  
跡挂角羚羊不見蹤

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

鼓山珪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爲不丈夫

徑山杲

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没丈夫心

疎山如

狗子佛性無寶劒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

楚安方

續問頭既實答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  
口太饒舌儂家信手摘楊花

大滄智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岌嶸舞三  
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南堂興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  
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稠巖檣

乙巳大人丘叢林爲寇讎利牙如劍戟生殺有來由

南巖勝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口露出心肝

典牛游

連馬連人劈一刀虚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  
看誰解分開蓋膽毛

中菴空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尼無著

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鏑喪却窮性命

潜菴光

貧無所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

或菴體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文殊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時鏡光明渾不見星

兒上下四維俱徹曉

誰菴演

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因邪却打正

密菴傑

大食波斯飲百杯停停把柈萬人匙逆風使過黃牛

峽不問瞿塘灩澦堆

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六十三一切智清淨

夷菴隱

狗子無佛性羅喉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

同書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千邪俱不入百怪盡消除

松源岳

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

別峯雲

狗子無佛性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

一菴深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踏得著

印菴然

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

朴翁語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

鍊山仁

二八佳人刺綉遲紫荊花下嘯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柳堂仁

利刀截斷命根跳出狐群狗隊拈起萬般疾藥鐵額

銅頭粉碎

石菴詔

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得一橛

少室陸

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藥葫蘆接來醫却人間

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葛廬覃

狗子無佛性于將入楚庭一揮三首落千古得虛名

千峯琬

附增

京兆寬因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爲甚麼却無師曰我非衆生曰旣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頌曰

拈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徧六合

五祖演

裂破須彌鼻孔踏反大海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 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曰

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 海印信

趙州筍被婆偷遭擱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須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 野軒遺

趙州老捉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擱賊不成罪歸已天下衲僧知幾幾 地藏恩

趙州挨拶老婆時迦葉難陀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



掌從來多事落便宜

張無盡

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已見賊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鑑勲

續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人懷疑趙州喫掌無

收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

金陵俞道波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陪堂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烟塵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

在畫角城頭唱楚歌

雪竇岩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揚州是非長短俱裁

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無準範

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便掌不相饒思量箇樣無滋味莫是趙州身命招

閑極雲

通趙州示衆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

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卽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

頌曰

看經也在生死裏飯蘿裏坐無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踴躍渾家喜休擬議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平湖居士陸基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卷第十九卷  
建陽鄒太成刻  
萬曆丙申孟冬  
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三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  
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  
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  
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頌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



滑喚他多少衲僧回

汾陽昭

見僧被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  
去青烟時換綠紋苔

投子青

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  
堪笑禾山解打鼓

雲峯悅

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  
緊從此人情總不容

佛印元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音覲面若無青白  
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黃龍南

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香往來

者誰諳居止院西東

照覺總

此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王不知滋味  
好却來爭看盞中花

佛國白

叢林宗匠實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  
住殷勤只是一甌茶

正覺逸

三等擎甌禮數全一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  
味且夾油麻一側煎

佛慧泉

寶匣龍泉發夜光寥寥長掛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  
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瀉秀

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雲蓋智

相逢盡道喫甌茶大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  
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疎山常

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驢馱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  
議與君同泛一甌茶

羅漢南

箇中滋味若爲論大展家風說早春三度口行人事  
了這回莫道不沾唇

佛鑑懃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事如麻

龍門遠

趙州滋味最爲親覲面承當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

處馨香滿口又全真

楚安方

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高山流水深深  
意不是子期誰賞音

雲巖因

續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疎淡骨肉生冤  
家爭似盧仝閉關自煎喫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  
毛孔散

石岩明

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

黃龍新

曾到不曾到且喫一杯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牧菴忠

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甜心裏苦



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

慈受深

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  
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應菴華

百尺竿頭艷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  
去洞裏桃花笑殺人

自得輝

人來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一  
甌令醒悟

本覺一

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  
口中滋味若識得觀音院裏有彌勒

佛性泰

曲盡周遮禮數頻苦茶何用勸三巡鼻中若有通天

窮終不回頭問別人

叉殊道

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甜似蜜心毒如蛇

淳菴淨

趙州喫茶逆拔毒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  
彌勒釋迦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

並旨

菴玉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作

松源岳

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麤茶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  
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翁琰

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作雲作雨順風

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無

禪才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  
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頌曰

編緝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  
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雪竇顯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  
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白雲端

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  
檢天下誰能奈你何 保寧勇

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澄巨  
浸鯨鯢無奈不吞鈎 照覺總

趙州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  
却誰是當機裁剪刀 文殊道

七斤衫重絕纖埃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  
伯滿身風雨入門來 普融平

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  
徑山果

續  
收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  
璃碑礫礫礫 龍牙言



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鼓山柱

等閒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叅盡向青州作窠  
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遲菴巖

鑊湯無冷地黃河輞底流金剛難插背腦後掛燈球

或菴體

拶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無  
用挂在趙州東院西

石菴詔

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

北澗簡

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

斷橋偷

增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

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頌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爲人說一般屎臭旃檀

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鼓山柱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徑山果

東司上不說佛法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  
恩將此深心奉塵刹

無菴全

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

蒙菴聰

增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

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將軍來爲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帥王用處

若軒昂爲渠拽倒破禪床

天目語

跣趺迎上客曲肱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鄉

西巖惠

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賓明知列土熏天

富難鬪他家徹骨貧

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

間入山先要主賓分

月坡明

趙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頭也

是大蟲看水磨

枯禪鏡

禪床不下不擡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



飯那知世有大王尊

閑極雲

增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

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又手低頭便鞠躬對面一雙清白  
眼當頭蹉過住山翁

楚安方

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兒不覺俯觀

醜爭奈全身在帝鄉

天童覺

一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下看他拈尾作頭又道  
大王來也 楮納秀

驪子驚駘滿道途皮毛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

鑒失却追風千里駒

慈受深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  
只在草裏 南巖勝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

傾蓋如故

別峯印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  
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  
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  
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顛預將軍自有佳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佛迹呈

正馬單鏘戰祖關死生只在刹那間趙州最是難容  
文殊道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佛性泰

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湛堂準

趙州老漢少喜多瞋不會爲客勞煩主人  
佛心才

虎步龍驤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  
老作叢林是趙州兩拳提起不輕酬無星秤在當人  
手斤兩都盧在裏頭  
楚安方

續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  
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三聖

上菴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菴豎起拳頭趙州  
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涉  
諍訛露柱燈籠合掌  
慈受深

換手槌曾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  
却管取來年喫嫩茄  
瞎堂遠

菴主當年用得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舌有龍泉  
劍開口等閒疑殺人  
自得暉

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重



關填溝壑無回互

尼無著總

菴主拳頭舉處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杯

酒一盞空茶也醉人

湛堂深

順水張帆逆風把柁釣盡江波不出者箇

月林觀

菴主拳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

衲誰解出頭天外看

錢山仁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

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無準範

收

趙州因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

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

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頌曰

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

短分破華山千萬重

徑山杲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冤讎如今四海平如

掌雲自高飛水自流

照堂一

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

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緘埃東西南北門相

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雪竇顯

四廓開闔鎖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照覺總

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路報你游人歸去來

普融平

豁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遊龍樓鳳閣依然在失却來時好路頭

羅漢南

四門開豁往來遊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圓通偈

續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

改

門去莫漏泄通一線爲君說元正日太平節  
黃龍新  
者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好休

徑山杲

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歸路夫子門前問孔丘

瞎堂遠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



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雪竇顯

初長嬰兒急水毬衲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  
令何似當時問趙州

天永懷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  
喃急水打毬攔口壑

白雲端

收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  
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慈受深

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全六識先見轉雙眸  
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

佛性奉

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

子出出沒沒人不曉既爲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  
趙州恁麼道

佛鑑勳

收增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

多少師曰蘇州有 頌曰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  
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

斗

雪竇顯

常州有蘇州有吃噉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  
八十一兮九箇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  
朽

佛鑑勳

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麤不用刻舟徒記劒  
片帆已過洞庭湖

淳菴淨

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旣到蘇常何處有  
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

退菴奇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  
漢被人撈著强分踈

退耕寧

增

趙州問一座王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

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趂空吹一吹曰是什  
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  
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

頌曰

一趂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陀  
義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  
岸隊隊雙雙趁曉風

默堂定

增

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

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  
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  
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  
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



管不知閨裏有誰知

鼓山珪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

無本可據

徑山杲

鍾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閒煩惱裂破虚空作兩  
邊古廟香爐出芝草

雪菴珪

安貼那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野菴璇

增收

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

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

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頌

曰

南泉趙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

汾陽昭

趙州自作自受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

私路上走

月堂昌

描不成塑不就樓上懸身叫相救南泉敲處有來由

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一二三四大蟲咬猛虎

訥堂思

等閒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

下免教失脚墮黃泉

佛性泰

增補

趙州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

殿功德者無對 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惑趙州露出赤心  
肝問著依然墨漆黑

顯堂一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  
就爭奈當初不放光

鼓山珪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旃檀刻  
日日香烟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徑山杲

增補

趙州因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聆師

曰若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拂袖去師曰三十  
年行脚今日爲人錯下註脚 頌曰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二老  
人相見何勞下註脚

鼓山珪

一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

徑山杲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時  
行脚僧呼爲兩箇閒和尚

雪菴瑾

增補

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

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



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俱作舞

典牛游

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

應菴華

輓毬秘魔杈下捉老鼠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直饒頓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

佛照光

不昧當陽第一籌臨機拳趯不輕酬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掩室開

增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

收

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與麼卽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頌曰

展陣開旗各運謀箭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水逆流

掩室開

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率菴吟

增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只

管看 頌曰

風雲頭角黑粼粼苦死交爭額上珍淨洗眼來閒地  
看老僧未免費精神

圓悟對

珠在浪花深處白峯雲礪霧志悠哉老僧祇管從邊  
看得失從渠眼自開

映菴語金

增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  
却牛 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問卽有訓更若求玄妙糊孫築氣毬  
慈雲照

增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

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  
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  
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  
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頌曰

無相範

增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真師下禪床立僧曰  
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床坐 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床坐龍蟠并虎臥  
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

本覺一



增趙州因一秀才云和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  
如來 頌曰

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丹桂不須零碎  
折等閒和樹拔將來 南叟茂

增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頌曰

毫釐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的  
但能信手摘楊花須會風生庭前栢趙州關好標格  
曹溪路上沒蹤跡 長露卓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增趙州因僧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

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頌曰

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所無痕堪笑日月不到

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瀉行

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病去藥回滋味

別舌頭具眼者方知 佛性泰 二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陳告訴謾勞神若知形影元無

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增趙州因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 頌曰

脫得驢頭載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君還有幾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懶菴樞

收增

趙州示衆曰此間佛法道難卽易道易卽難別  
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卽易見難識若能會得

天下橫行 頌曰

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

松源岳

收增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  
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 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王千古

在任他南北競頭爭

保寧頭

收增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  
陽生 頌曰

圓悟勤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開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

鐵樹開花千萬朵石頭抽筋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  
咲明朝冬至一陽生

佛鑑勤

龍門遠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



徑山果

增補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嗣歸宗

師一日辭歸宗

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

慈受深

增補

芙蓉一日訪同叅實性大師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

大難委悉便下座 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

西巖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

嗣歸宗

師初在歸宗

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 頌曰

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瞥爾閒定道師姑女人作癡人積雪作銀山

汾陽昭

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保寧黃芳

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巾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

草堂清

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塗烟墨

黃龍震

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大洪遂

續收驚衆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

延壽慧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罔措鴈回沙塞口啣蘆燕遶紅梁渾不顧

破菴先

鎮州普化和尚

嗣盤山

師初於盤山處密受真

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曰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曰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頌曰

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啗斜龍蛇混雜人難



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汾陽昭

明暗俱打誇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  
至今誰解辨真虛

海印信

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  
得滿盤散子不成雙

佛智菴

婁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將下幞頭歸去

好莫騎驢子傍人門

鼓山珪

收續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裏有齋常  
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邊

廓菴遠

旱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施一

點返將風勢卷將回

雲峯悅

一撻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

用乞與佯狂老萬回

水菴一

水急魚行湍峯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松源岳

以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邏齋

去肘露皮穿可怪哉

天目禮

擺鐸搖鈴恣賣乖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

鑿是甚堂前破草鞋

笑翁堪

大用全提作者知爍迦眼活電光遲大悲院裏翻身

處臨濟甘爲小厮兒

古巖壁

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岳盡衝開猪頭象鼻烏背  
魚腮石人撫掌呵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

石菴珙

普化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  
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  
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  
爲人開頌曰

十字街頭金鐸鳴蹇驢生菜恣膨脝狂翻筋斗盤山  
恠踢倒飯床臨濟驚隻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震  
威聲鎮人何必揭棺看會得來時卽去程

野軒遵

先師會裏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柱  
索咄這公臺盤乞兒

徑山杲

續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  
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上方益

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  
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徑山杲

賸噉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渠聳耳長鳴隨踢  
踏不知業債倩誰除

天目禮

補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  
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頌



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顛雖然大化無方  
所俗官且不是僧官

汾陽昭

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  
棒元來不是好官人

江陵柔

階頭放下劫初鈴相撲呼它馬使各五棒打來無雪  
處却言渠不是官行

天目禮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  
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  
遂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

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  
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云太  
麤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乃吐舌  
頌曰

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煅煉見精麤上行買賣不饒  
讓好物從來價自殊

海印信

相逢一瞻一麤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識二尊龍象  
駕毗盧頂上等閒行

野軒蓮

蘭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牀總似這般無禮  
漢將何因果利存亡

上方益

收續掣顛掣狂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  
泄祖師關捩南山驚鼻漆牙焦尾大蟲挿翅

南堂與

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床兩次趯翻這漢  
是甚驢養

典牛游

臨濟慣白拈普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

別峯印

普化趯倒飯牀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毛驚得  
須彌倒走通身是眼鑒不徹通身是口只隨後不隨  
後寶劍出匣風雷吼

塗毒筆

收增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內

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

聖師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河陽木

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

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頌曰

騏驎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

鑒千里追風不易騎

海印集

收增

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

人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

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

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



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  
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  
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  
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  
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昇昇出鎮州城外  
去聽他木鐸自分疎 北欄簡

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這掠虛漢何多  
事猶把空棺誑後人 東山源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嘉興項德祭施刻 頌古聯珠第二十  
卷德定對徐普書許科刻五申徑山識

三十九